



漫談東臺灣客家移民史

文·圖片提供／潘繼道（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助理教授）



▲璞石閣（玉里）附近有客人城。
資料來源：1878年〈臺灣前後山輿圖〉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97重刊版）

客家人進入東臺灣的時間雖比原住民、河洛人來得晚，但早在東部仍屬於「化外之地」、尚未進入清帝國版圖之前，即已展開移墾；經清治、日治到戰後，成為東部重要的族群。其一方面帶來原鄉文化，一方面也融合鄰近族群的風俗民情，發展出獨特的東部客家文化。

咸豐3年（1853），沈私有、陳唐、羅江利等17人，自西部翻越中央山脈到璞石閣（玉里）開墾，並建立「客人城」（今玉里鎮源城里）。隨著同治、光緒年間「開山撫蕃」進行後，在清政府正式解除山禁、海禁，並以優渥條件鼓勵下，客家人從汕頭等處陸續移來。總兵吳光亮亦曾率粵勇進入東部；今瑞

穗鄉富源村還有昭忠祠與廣東路，昭忠祠裡頭即有祭祀客家兵。

東部不像南部六堆地區有那麼多的宗祠，閩客關係也很和諧，並無閩粵械鬥，跟原住民有相當的互動、通婚。光緒14年（1888），因清政府進行田畝清丈過於苛嚴，且侵犯大庄（今富里鄉東里村）的西拉雅族婦人，使當地平埔族人與客家人、鄰近原住民族群結合起來抗官。

但晚清東部的客家人並不多；北路移民坐船，在今花蓮溪口北邊上岸，大部分聚集在今花蓮市、吉安鄉及壽豐鄉一帶；中路移民，落腳於璞石閣（玉里）及拔子庄（富源）一帶；南路北遷者，散落的地點較多，從猴仔蘭（舊香蘭）到卑南都有。

日治時期，東部地區客家人大增，乃因原鄉耕地不足、生活困頓、天災人禍等；而東部則是地廣人稀、交通與衛生逐漸改善、移民村勞力不足、糖工場（壽、大和工場）、農場、樟腦開採提供工作機會等吸引他們。

日治初期，日本當局曾鼓勵賀田金三郎等私人企業進入東部，並附帶移殖農業移民，但成效不彰。因此，在明治42年（1909）之後進行官營移民，直到大正6年（1917）為止，於花蓮港廳設置吉

野、豐田、林田三個官營移民村。日本人原先希望將東部建設成純粹的日本人農業移墾區，並不鼓勵漢人前來，以確保日本人的利益。但隨著官營移民也遭遇困難後（日本移民不堪生活艱苦，加上天災及風土病，不少人離開；部分未離開者，將土地租佃給漢人坐享田租），由於欠缺勞力，乃於大正10年（1921）後從西部招徠勞工，但數量有限，難以滿足漢人期待，因而私自移墾者日益增加，其中有不少是客家人。

當時前來花蓮港廳者，大部分來自臺北州、新竹州；南部高雄州的客家人，則多落腳於臺東廳。這些有很多屬於客家的二次移民，甚至是三次移民。而前來後覺得是塊希望之地，乃又招引故鄉的親朋前來。

戰後初期，國民政府的土地政策，也刺激另一批需要土地的客家人前來，東部漸漸成為桃、竹、苗、六堆地區之外，另一個重要的客家族群分布區域。

客家人對異族文化具有包容性。在戰後日本人離開後，客家人紛紛進入移民村，成為聚落重要的人口組成，在今吉安、豐田、鳳林、瑞穗、玉里、富里等地的客家人，皆延續日治時期菸樓、菸葉產業的傳統。

對日式信仰則加以轉化，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。像是在吉安鄉的慶修院，就是以前的真言宗布教所，戰後由客家人吳添妹接手；另外，花蓮縣境內有很多



▲收葬清朝官兵的拔仔庄（瑞穗鄉富源村）昭忠祠。



◀富里鄉東里村大庄邱家古厝。

日式地神，客家人仍繼續祭拜祀，像是吉野村草分部落（吉安鄉永興村）、豐田村大平部落（壽豐鄉豐坪村）、瑞穗村打馬煙（瑞穗鄉瑞北村）的地神，都因客家人維護而保存下來。

東部客家信仰，除三山國王外，富里鄉竹田義民廟、鳳林鎮長橋義民亭……，乃客家移民自西部新竹原鄉帶來的義民爺信仰，而瑞北三元宮的三官大帝信仰，亦可觀察客家人與原鄉的互動關係。

今玉里河東地區生產的西

瓜、東豐文旦，瑞穗鄉鶴岡紅茶、鶴岡文旦、舞鶴臺地天鶴茶、池上米、關山米、富麗米……，都是客家人辛勤打拚，成功建立的品牌。

鳳林乃重要的客家鄉鎮，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。在花蓮縣國中小校長中，鳳林出身的客家籍校長比例相當高，使得鳳林有「校長的故鄉」之稱；鳳林國小仍保有日治時期「奉安殿」轉化的小孔廟。

東部有豐富的客家文化與歷史，值得探究。下次有機會，不妨親自體驗東部與原鄉不同的客家風貌。